

山祭

● 王 蓬 著

漓江出版社

7.5
5

I247.5
706

山 祭

● 土 蓬

高 江 主 版 社



山 祭
王 蓬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10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5500册

ISBN 7—5407—0091—2 /I·69

书号: 10256·266 定价: 1.75元

第一章

一

秋天的阴冷的天空悬吊着乌云，低低压着山巅。山谷里的冷雾和林梢的岚气混淆起来，凝成浓浓的暮霭，笼罩了整个秦岭山区。灰暗的苍穹底下，波涛一般汹涌的山峦铺向天边。极目之间，全是险峻的山崖，幽深的峡谷，黑黝黝的丛林，单调地鸣溅着的溪水……

一大群归林的山雀子、黑果儿、卷八儿象找错了地方，惊慌聒噪着从头顶掠过，没有止境的山路也仿佛到了尽头，垂藤一般跌落进山谷。象把人的心也牵落下去。一阵深含凉意的秋风吹来，让人无端地打个寒战。恰在这时，黝黑的山崖下又传来什么鸟兽一串怪叫：

“希嘶嘶嘶——哇！”

更让人毛发直立，心直发怵：这么蛮荒的地方怎么会有人烟？

但竟然有！

这儿有秦岭深处一个极小的山村。大约由于附近有座山峰

挺拔峻秀，颇似苗条丰腴的观音娘娘。这山峰，这山谷，这山村便统称观音山。

整个观音山地形象条狭长驳船。一边是险峻黝黑的山崖，一边为连绵不断的坡岭。中间夹条狭长幽深的山谷。山谷两边又突兀布起无数小的山崖，坡岭，涧谷，溪水……观音山二十来户人家，茅屋竹楼，牛栏猪舍，恰象被那条银链般的流水串起的珍珠，散落在山谷间的坡岭、山崖上。

其中有座山崖颇有气势。从谷底突兀拔起，刀砍斧削般陡立。崖顶有块褐黑巨石向下倾斜，突出崖壁；另有两块褐石从两翼直插蓝天；恰象只凶猛的苍鹰发现了猎物，展翅舞爪，向崖下扑去！

这山崖叫老鹰崖。

在“老鹰”背后转弯处，闪着偌大一块平地。坐北朝南，盖有一溜土墙草顶的茅屋，两侧盖着猪栏鸡棚，牛圈狗窝，组成个四合院落，躺在个圈椅形的山窝窝里。屋后山坡上是密匝匝的青桫林；门前有几畦绿茵茵的小菜地；四周长着核桃板栗，山桃野桔；屋檐下悬吊着兽皮草药，金黄苞谷，青白葫芦；院落里猪哼鸡啼，牛摆脑壳，猫伸懒腰……一派平川大坝也罕有的富足殷实模样。

我初进山时，就住在这户人家。

暮色中透出的灯光，温暖的火塘，热菜热饭……飘忽惊惧的心稍稍感到依托，又被深山一系列古怪事儿搞得提心吊胆。

环境是险恶又陌生了。习俗也大不同：山里人迟起迟睡；讲话拖着长长的尾音，象吆喝号子；火塘终日燃着让人心疼的林木；家具墙壁一律熏得油黑发亮，一股烟熏柴草味儿；楼橧上却又吊着成串腊肉、麂子腿、野山鸡；堂屋中间供着先人祖宗；门板上贴着马武敬德……

房主人不在，打山去了。家中剩个眼圈猩红稀烂，面容十分苍老的女人，一说话就撩起肮脏的衣襟擦眼睛。我的眼睛也就酸的直眨巴。还有一个不明身份的老汉就更古怪。佝偻着腰，蹲在火塘边，不吱声，吓我一大跳，听见我脚步声他转过身，哗啦！撞翻了偎在火塘边的水罐，一双乌黑枯瘦的手在地上摸着……

哦，我心里一惊：他是瞎子！

他试图站起来，一只手垫着膝盖，腰始终没有伸直，一条腿也跛着……

啊，一股凉气渗透了全身：他还是瘫子！

岂料，在火塘边吃完一大碗冒尖的荞麦面疙瘩。瞎瘫老汉竟摸摸索索，往腰拴根葛麻条，手里握把半月形砍刀，一只手垫着膝盖，佝偻着，蹒跚着竟要出坡。

“莫非他眼睛还能看见一点？”我好奇地跟出院坝，专门看他眼睛。啊，我浑身一抖，心收紧了，几乎象逃一样躲开，一双僵死的眼睛，蓝幽幽的……顿让我想起往昔村里文庙冻死的一个要饭人的眼睛，死了还瞪多大，吓得人许久都绕开文庙走。

瞎瘫老汉真出坡去了，佝偻着身子，一只手垫着膝盖，拖着条跛足，往山坡上爬，黑棉袄在浓密的茅草里野兽般的一现一隐，却有长一句短一句的山歌传来：

哟依哟嘴，哟嘴哟喂——

红红红啊——赵子龙。

黑黑黑啊——胡敬德。

白白白啊——薛仁贵。

……

喉咙里憋出来的，瓮声瓮气，古怪苍老，每一句开头儿字音调极高，拖的极长，长得让人喘不过气，末尾几字却又象竹竿猛地扭断，有气没声，简直象是受伤的野兽在哀嚎低吟，每一句都让人毛骨悚然。

日偏西时，瞎瘫老汉居然拖着捆青柎柴回来。是爬，用膝盖，一只手抓住柴捆，另一只手去摸坡上岩石树根。抓住，就猛一拽，向前移动一下……

看的人心里沉沉的。我刚要过去帮他，老女人已迎上去，扶起瞎瘫老汉，拖着柴捆，嘴里唠唠叨叨：“冤孽，冤孽，老不死的……”

院里的柴禾呢，垛成了小山，恐怕能烧几年。人都瞎瘫了还去砍的什么柴禾？咋回事啊？初去，不好问，憋在心里就愈发苦闷了。这整座老鹰崖就住一户人家。一早一晚才见对面山梁飘起两缕炊烟，找个人讲话都没有。我只好独自坐在老鹰崖，傻呼呼地看着四周的山野。这地势不错，若站在“鹰翅”上，方圆十几里的山峦，崖头，丛林，溪水……谷底升浮的雾罩，山腰毛茸茸的小路，偶尔伸头探望一下的野狐全落在眼底。还有一种斑鸠大小，遍体金黄的鸟儿，叫黄巴郎。啼声特别古怪。

公的叫“莽面鸡脑壳——吱！”

母的叫“养女养祸害——吱！”

涧谷底下草坪有拖着五颜六色尾巴的锦鸡在追逐觅食；附近石缝倏地窜出一只大尾巴松鼠，吓人一跳，又给人片刻的新鲜。

毕竟深秋了，山野斑斓的色彩开始退去，遍坡草黄，一片枯瘦。白桦林叶子落得差不多，光光的枝干在间或露出的日光里显着银辉。再远呢，无尽的山峦犹如黛苍的波涛，在铅灰的

天幕下起伏伸延，沉寂空旷。我一下觉得孤零零的，对自己进山来干什么都怀疑了，真的，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会到这儿来！

夏天，我中学毕业，本来是要保送上军校的。以往每年都有免试上军校的学生。当然，特别强调政治条件。我家祖辈贫苦，父亲是省贫协代表，曾来校作忆苦思甜报告。我本人又是班干部、团支书。这点同学没人能跟我比。再就是要身体好。这我也有把握。一次，预选飞行员，全校才初选上几名。最末一关，是进一间黑房子坐转椅，转的晕头转向，再让指东南西北。我死死认准门缝透进来的一线微光是南。又成为唯一的幸存者。可惜那次仅是预选。

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上军校上，偏偏这年军校没有招生；却到处都宣传侯隽、邢燕子上山下乡的事迹。我心一横也就回乡务农了。

村里正热火朝天地搞“社教”运动。我回去就成了积极分子。刷大标语，办黑板报，整个夜晚都凑在马灯下，用传话筒搞宣传……干得挺带劲，挺合我们这帮回乡青年的心思。

“四清”结束后，要从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。一是充实“四清”干部队伍，再是充实当地社队领导。我本来是要安排做公社团委书记的。上面突然决定：要向本公社最偏远的观音山派一名民办教师。特别强调：要党团员，有觉悟、思想进步……

啊，观音山，那可是这一带乡村尽人皆知的神秘去处。流传的许多笑话都和那儿有关。

人说那儿有个汉子下坝赶集，见个墙角，就象在茅草坡里一样，扯开裤腿就要往墙上浇，过路人把他肩膀一拍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汉子急中生智：“自家的玩意，掏出来看看还不行？”

还有一个女人几个男人啦，两兄弟合娶一个老婆啦，蛇有水桶那么粗，蝙蝠有筛子那么大，等等。有次区电影队放电影，全山沟的狗都朝银幕咬。它们闹不清：怎么那么多生人？

早先，图新鲜，我跟大人们割过一回扫帚。来回几十里，回来累得爬不起。其实离观音山还远。我做梦也没想要去那儿。

可当领导提出要我们几个考虑时，我没考虑心就热了，单怕别人讲自己落后、没觉悟，当场就表态去艰苦的地方接受考验！

至于到观音山办学有什么困难？怎么克服？我压根儿没想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去观音山教学大约也就象搞“四清”一样，搞一段就会回来。更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突兀匆忙。

一天清晨，天刚粉亮，公社文教专干老罗就领着一个小伙到我家来了。我一见愣了：小伙又矮又粗，颇似半截树桩。穿了件女人的，旧得分不清颜色的花棉袄，斜大襟，布疙瘩纽扣；下面是一条老式大腰单裤，又小又短，半截腿杆都露在外面；脚上裹了棕，穿着草鞋；脑袋又圆又扁，肉鼻子，厚嘴唇，两颊和脖颈黑呼呼的脏，见人就嘿嘿地憨笑……

“这是观音山的庞聋得，专门来接你的。”公社罗干事介绍。

天！观音山，怕硬走了一夜！

“夜，夜（昨）黑了，吃，吃了夜饭走开的……”他有些口吃，一说话嘴咧得很开，嘴角冒着白沫，让人替他着急。

路远，不敢耽误。吃过饭，我们就急着上路。这个庞聋得饭量大得惊人。那会儿我哥嫂还没分家，六七口人的早饭，让我们先吃。我娘说山里人能吃，专门给他用大老碗盛。那些年粮不宽余，掺着红薯做的米饭，耐饥。他吃得很快，我一小碗还没吃完，就听我娘喊：“你咋光顾自己吃，不给人家盛饭？”

我一看，他手上碗已空了，正望着我憨笑。我连忙给他添满。这回，我就老注意着，他一吃完，我就给他添。我发现：他嘴特别大，一口就在碗里拨拉个坑，几乎不嚼，舌头两拌就下去了，也不见噎着。他吃，我添……后来，我爹我娘，我哥我嫂，还有两个小侄儿都来看他吃饭。我正担心——锅里饭不多。他放下碗，憨笑着，问：“有，有咣、咣吧？”

原来是问汤。我娘赶紧把汤盆端来。他不用碗，端盆就喝：“恍咣恍咣”牛饮水一样。完了，袖子把嘴两抹，说：“嘟、嘟嘛！”

这回，我听清了。他是让走。他能吃，力气也大，几乎把我要拿的被褥、书籍，还有一只装换洗衣服的小木箱全都背扛止了。我就背着挎包，提网兜零碎，与他上了路。

沿着村后那条弯弯曲曲的灰白山路进山。据说，这山道曾是古时横穿秦岭的一段古栈道。至今残留在峭壁崖上的石洞断桩可以雄辩地作证。大约由于过于险要，古栈道才绕道了。无论如何，这山道是有过辉煌和骄傲的。村里老辈人小时听老辈人讲：早年，每当黄昏，山腰就响彻来自宁夏内蒙马帮铃声与赶马人高亢悲怆的吆喝；还有揣了皇帝文书的驿卒策马飞驰；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征战大军也从这里经过，锦旗想必遮蔽过山野星空，叩击过低巡的流云……

后来，改朝换代，世事沧桑，这一路才荒败了。丝带一般的茅路尽在崖头深谷缠绕：“四十九道脚不干”，“七十二道狗钻洞”整整一天，暮色降临了，才赶到观音山。

我原以为这儿有现成学校。来了才晓得，这大山深处，自有人烟，连个学校的影子都不曾有过。大跃进时来过个老师，收过四五个学生，不到两月，老师下山，学校也就散了伙。

这些情况，犹如一桶冷水从头浇下，让人浑身发冷。满腔

热情也不知上哪儿去了。清晨一出门就望见大山，碟子大的天空，黑黝黝的老林，蛮荒的雾罩……让人每一分钟都难熬。白天还有太阳伴着。傍晚，麻影儿下来，到处都是影影绰绰的黑影，一脚踩空，跌到崖下，鬼都不晓得……

呆在屋里吧，那古怪的瞎瘫老汉砍柴回来，就死狗一样偎在火塘边，叭哒叶子烟，让人无端地恐惧；老女人忙着给人煮饭，给猪煮食。撇下我好没意思，看书吧，松子油灯晃来晃去，只好躲进被子睡觉。深山天黑得早，夜老长老长，外面呼呼的山风吹动着老林，发出单调又恐怖的呼啸，弄得我成夜都大睁两眼，反复考虑一个复杂又简单的问题：这地方怎么呆下去呢？

二

我去了几天，主人打坡还没回来。在家的那位苍老女人和瞎瘫老汉对我挺厚道诚挚。

我被安排进厢房的二层阁楼上。这是山区特有的建筑。利用山坡，下层喂牛，上层铺着厚松木板，干燥清爽，竹笆床上，铺着熊皮，揭开后窗，能看见山峦涧谷，还专门搬进张白桦木小桌。山区，有这么间屋挺不错了。

清晨，我一起床，老女人就打来洗脸水，接着一碗荷包蛋，正吃着饭，碗底又翻出一大块腊肉……刚去，受到殷情招待，不好意思，想帮干点什么，刚坐在灶膛前，老女人便喊：

“快起来哟，莫把衣服整脏稀……”再提猪食桶，她又忙不迭跑来：“快放下，你歇会，歇会。”还唠叨着：“这是子怀出坡时叮咛了的……”

“子怀，莫非是姚子怀？”

“是哟，是哟，这就是姚子怀家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瞻前顾后，环视左右，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姚子怀家。但随后又发现房舍雄踞老鹰崖的气势；屋檐下绷满的各色兽皮；整个院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模样。不是姚子怀，谁配在这儿居住呢？

姚子怀是整个观音山，不，就连下面浅山区也尽人皆知的狩猎能手、除匪英雄，一个赫赫有名的打山子。

这里山里土话，管打猎叫“打坡”或“打山”，而管猎手叫“打山子”。

我没进山前，没上中学，甚至还没上小学前，就听到过姚子怀勇除土匪杨风冈的传闻。

杨风冈是陕南解放前有名的大土匪。他纠集了一伙匪帮，打家劫舍，绑票杀人，无恶不作，国民党朱绍周部队多次围剿，都没擒获。反而长了杨风冈威风，弄得靠山脚一带路断人稀，百姓群众，提心吊胆，晚上早早关门歇息。

解放军打进陕南后，几次剿匪，消灭了大部分匪伙。匪首杨风冈带着几名亲信逃进了山大林深的观音山。县大队进山追剿几次。几名小匪首都俘的俘，死的死，唯独杨风冈漏网。这家伙久居深山，是出名的山林通。一边赶路，一边能扯根葛条编织草鞋，遇崖能上，逢涧敢跳，白天在老林崖壳睡觉，晚间出来搔扰，县大队几次听见风声，赶去都扑了空。

但却有人一直盯着杨风冈。这人就是姚子怀。有人说他为了报霸母之仇，雪杀父之恨；也有人说他单就为同杨风冈比个强弱高低。杨风冈双手放盒子炮，夜晚打香头，枪响火灭。姚子怀单臂举土枪，打天上飞鸟，手举鸟落。杨风冈扯根葛条，能从悬崖往下溜；姚子怀拆把竹秧，两肋一夹，也敢从崖头往下跳。

两人打过几次照面。杨凤冈的盒子炮打落过姚子怀的帽子；姚子怀的土枪也啃掉过杨凤冈的半边耳朵。杨凤冈击毙过姚子怀家耕牛；姚子怀也放火点了杨凤冈宿夜的庵棚……

也是杨凤冈命该绝了。他见风声松了，竟然放弃夜间烧火的规矩，大白天在崖洞烧饭。正在追踪野牲口的姚子怀瞅见了窑子，悄悄儿步上去，要不是他心急，撞响了竹叶子，扑上去，肯定把已经疲惫不堪的杨凤冈抓个活的。

杨凤冈极精明，一听音响，把早备好的石头一推，轰隆隆滚下山坡、转移视线，他却飞身从后洞上了山坡。

姚子怀清楚他这套把戏，专在山坡岩石后等待，可惜露出点头顶儿。

“啪叭叭！”杨凤冈举手就是一阵盒子炮。姚子怀头皮一阵发麻，头发下来几撮！他趁势往下一倒，屏着呼吸，手却紧握住了土枪扳机……

“鬼儿，还想跟老子较量！”

杨凤冈太得意了！他弹药不多、想过来拣只土枪，刚从丛林中亮出脑壳，姚子怀就眼圈发红、恨得咬牙、瞅得准确、扣得有力：一颗足以穿透野猪、瞎熊的弹条射过去，杨凤冈脑壳顿时被击穿个血窟窿，姚子怀奔过去看时，血液脑浆涂了满草丛，已全然失了面形……

消息传开，姚子怀就跟打死老虎的武松一样，披红挂彩，很在县政府门口风光了一阵。

至于姚子怀打坡的事儿，流传的更为广泛。人们说他能从湿地上的蹄印和粪便判断出是什么野牲口，多时走过，连公母大小都估计得不差上下。遇着草鹿、岩羊、狐狸之类，他讲究从眼睛、口腔、耳朵进子儿、免得伤了皮子；他打野鸡一枪不落两只算输；极精的獐子也别想跑脱。

有回，他担柴禾回家，一头豹子从树丛猛扑出来。他不慌不忙，柴捆一挡，抽出尖挑，一下从豹子嘴里硬塞进去，白拣了头豹子！

姚子怀英雄，他养的撵山狗也厉害。山谷风口一站，就晓得山沟里有无野牲口。只要它们紧追不舍，主人便准有收获。而且自己出去就叼了野兔、山狐之类的小牲口回来。遇见凶猛野兽，不怕阵，敢和野猪恶狼拼搏，从豹子口中救出过人……

姚子怀的传闻多了。在家时，乘凉歇晌，常听大人们象摆龙门阵一样讲起。说话人神气活现，唾沫星儿乱溅，卖弄里加着夸大，好象姚子怀是他们什么亲戚！有时，单为刹刹说话人的神气，我们这伙碎爷也故意说：“你亲眼见了？瞎吹！”

岂料，和姚子怀第一次见面，他险乎把我撵走！

本来，当我知道居住的房主人就是姚子怀时，便盼着早点见着他。不巧的是他打坡。一连几天都没回来。

第三天夜里，我躺在柔软的熊皮上，择铺，老睡不稳，大约月亮进出云缝，有一缕清冷的光从窗棂射进来。夜风在山谷里游荡，丛林发出涨潮般的呼啸，小柴门也吱吱呀呀地响。耳朵里有种捉摸不定的声息。心神也就不安定起来……

想家、想爹娘、想哥嫂侄儿、想村里的伙伴……越想，越发觉得孤寂，竟然在被子里缩成一团，有种失去依托的感觉。

就在这时，远远的，传来一阵阵狗吠。

接着，有了说话声、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末了，显然进了院落。住在上房的老女人起来开门了……

“莫非是姚子怀打坡回来了？”

我这么推测。静静地躺着，听着外面动静。

先是狗进了院子，吠叫着，跳跃撒欢。老女人出来招呼：

“咋一去就几天，你们爷俩没说就住在山里，快，先洗脸，吃饭……”

接着，一个男人用嘶哑的声音应着：“出门在外，由事不由人……”

“扑通”一声，大约是把猎获物扔到了屋檐下。

又响起一个年轻姑娘说话的声音，嘻嘻哈哈，嗲声嗲气，似乎在向爹娘撒娇。

之后，便又听见打水，洗脸，摆碗筷，吃饭，一家人说话的声音……

过了不知多长时间，眼皮有些打架，我正要昏昏入睡。猛地，却听见一个暴怒的声音在外边怒骂起来。

“……哪里来的家驴野马，手痒了伸到盐罐里搓嘛，吃人害人活埋人，啥时非栽崖不可！砍脑壳的……滚，这歇就给我滚，二回别想迈老子门坎……”

我一下惊醒了，开始不知他骂谁？后来听听不对头，他家就住着我一个外来人呀！那么……莫非是骂我！我可连他面还没有见过呀！

初来，人生地不熟，本来就拘束。这会更是躺在床上，缩成一团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。

“子怀，你干啥啥？还不回屋睡觉去，没人当你是哑巴，啊……”

瞎瘫老汉的声音。那么骂人的就一定是姚子怀了。难怪就象一头惹毛了的狗熊或金钱豹在外边狂跳咆哮。

我忍不住从茅屋竹芭墙缝向外一瞅，天！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院中那个满脸杀气，怒火未消的人就是姚子怀！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熊腰虎背，气壮如牛，“黑旋风”李逵式的莽汉子。松明火把分明照出个瘦骨嶙峋的山地老汉。黄脸颊，瘪腮帮，

单眼皮包着一双玻璃球似的眼珠。头发黄稀稀的，脑袋上缠着一条黑白难分的皂布头巾。薄薄的嘴唇上两撇对付能看清的猫胡子。对襟衣衫，大腰裤子，这阵发火，才显出些凶气！

我啥事惹怒了他呢？

整整一夜，我都吓得心惊胆颤。迷糊一阵，又老做噩梦。梦见满脸凶光的姚子怀用土枪直逼着我。我吓得慌不择路，一下从老鹰崖跌下去……啊，耳边的风响得呼呼，半崖上的狼牙柴刺擦着眼睛掠过，身边有筛子大的蝙蝠飞翔，谷底蠕动着水桶般粗细的毒蛇，正扬起三角形的扁脑袋，吐着尺把长的火信子，呼呼地向我袭来……

“啊哦，啊哦……”我头脑清醒，急欲爬起，却浑身无劲，眼冒金星，眼看毒蛇近在眼前，浑身惊出冷汗，拼命挣扎，拼命嘶喊，发出阵凄惨的怪叫，才惊醒过来。

抹把冷汗，定定心绪，从恐怖吓人的噩梦中解脱，慢慢又忆起昨夜挨骂的事，仍弄不清在什么事儿上得罪了姚子怀。

我惶惶不安了，刚来，小学校没有办起，工作还没展开，倒让房主人赶出来。偏偏又是姚子怀。不定这事儿会伴着姚子怀那些传奇故事到处流传：“啊哈，宋家二老倌让姚子怀赶出门啦……”

我会被村里的小伙当傻瓜讥笑，姑娘们见了我挤眉弄眼，上级领导不定也对我大失所望：他当初决心表的多漂亮啊，要不要另外派个人去……

越想越糟糕，就越沉不住气，也越想弄清是怎么回事？可我刚来，人生地不熟，向谁去打听呢？

后来，多亏了她，一个美丽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姑娘。

她是姚子怀的女儿。

她叫冬花。

三

自从周幽王宠褒姒，“一笑千金”“烽火戏诸侯”的历史故事流传开后，秦岭山区出美女便久负盛名。

尤其是南麓坡岭，山青水秀、风柔雨嫩，仿佛山灵水秀都集结在姑娘们身上了，常可见到许多身形秀气，姿色丰润的女人。

我进观音山前，叔伯老表们便开玩笑：“去了别让山里妹儿缠住，脱不了身，山里女子可妖精得很！”

我来后，除了瞎瘫老汉，老女人，再没见别的人影。妖精般的山里妹子压根儿就没见着。

那晚，姚子怀打山归来。先听着个姑娘的声音。虽是土腔土调，带着尾音，却象山泉在岩石上滴滴，鸟儿在树丛中啼鸣，清脆入韵，委婉好听。

我想象着说话姑娘的模样：会不会矮的象麦糠笼笼，脖子上再缀个婴瓜瓜……

山区有的地方由于水土缺碘，不少人脖上甲状腺肿大，生着碗口大小的肉团。还流传过这么个笑话：

一双都生着婴瓜的山区母女下坝赶集。女儿看着满街脖颈正常的男女，对母亲说：“妈吔，你看她们脖子好细，才难看……”

母亲自豪地嗔怪女儿：“多管闲事，我们娘母脖子好看就下台了……”

不过，山里姑娘总有些独特的地方，在乌乡集上就常能见到。我上中学时，一次星期天卖黄鳝凑伙食费。旁边有个卖樱桃的山区姑娘，和我年纪差不多，十六七岁的样儿。高挑个